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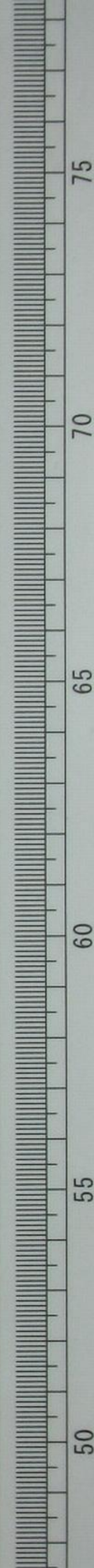
新
校

續文章軌範評林

上

本庄

13
1059
1



門 1 13
號 1059
卷 1

113
1059
1-2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註釋目錄

第一卷

放膽文

進學解

伯夷傳

屈原傳

卜居

漁父辭

春夜宴桃李園序

解嘲



天正
花房
二月

韓文公

司馬遷

司馬遷

屈平

屈平

李太白

楊雄

答賓戲

北山移文

刑賞忠厚之至

第二卷

放膽文

象祠記

潛夫責忠篇

對楚王問

項羽贊

異姓諸侯王表

班孟堅

孔德璋

蘇東坡

王陽明

王符

宋玉

司馬遷

班孟堅

賣耕者言

雞蜀父老

貨殖傳

第三卷

放膽文

酒味色論

說難

論伐匈奴書

吊古戰場文

游俠傳序

劉復統

司馬相如

司馬遷

魯共公

韓非

主父偃

李華

司馬遷

第五卷 目錄

說商君說

趙良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上逐客書

李斯

諫吳王書

枚乘

論神怪

谷永

第四卷

小心文

法象論

徐備長

王命論

班彪

機論上

馮用之

本論

六一居士

諫論上

蘇老泉

觀過知仁論

蘇東坡

孔子從先進

蘇東坡

續楚語論

蘇東坡

酷吏傳序

司馬遷

論志

朱伯賢

第五卷

小心文

過秦論中

賈誼

過秦論 下

論巴蜀檄

報任安書

聞樂對

論貴粟

上德緩刑書

喜雨亭記

政事堂記

諫院題名記

第六卷小心文

賈生

司馬相如

司馬遷

中山王

晁錯

路溫舒

蘇東坡

李華

司馬光

白麟奇木對

報燕惠王書

遺燕將書

獄中上梁王書

答蘇武書

後出師表

陳情表

却聘書

第七卷小心文

樂書論

終軍

樂毅

魯仲連

鄒陽

李陵

諸葛孔明

李密

謝枋得

司馬遷

孔子世家

司馬遷

范曄蔡澤列傳

司馬遷

張耳陳餘列傳

司馬遷

荆通贊

班孟堅

言傳喜書

何武

梓人傳

柳子厚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五代史伶官傳

六一居士

與蓋寬饒書

庶子王

賀進士王泰元失火書

柳柳州

待漏院記

王元之

目錄畢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註釋卷之一

東郭先生 鄒守益 批選

滄園先生 焦竑 評校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註閱

攷膽文

進學解

韓文公

設為先生之詞

國子先生愚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

勤荒於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

厚淵曰設論是卒業正印

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在

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言成就蓋有幸而獲選

四語可謂
各言其文
公之意微
有含蓄

先叙吳四
段段段周
來句句離
書

以兩句見
文公有功
于斯文也

幸字有孰云多而不務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司

之不明行惠不能成無患司之不公以上皆勉勵

近云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歎予我弟子事先

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

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

而句是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

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以上稱其勤詎誹異端攘

斥佛老補苴罅漏補綴緝也苴包裹也謂綴緝張皇

幽眇道之幽而隱微眇而小尋墜緒之茫茫獨芳搜

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迥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勞矣勞於衛道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

其書滿象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周誥謂大

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藻下逮莊騷離騷大

史所錄遷之千雲相如同工異曲猶樂之同工先生

之千文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以上稱文少始知

學勇千敢為長通千友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

謂成矣以上稱為人成係云上四段稱美與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松不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輒

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為博士元不見治

謂香山謂
又公作文
專占地步
數段千設
難中寓自
任意地步
最高

王張全在
不見信不
見功致話

讀史通鑑紀事本末

句長短有

法
設為先生
解弟子之
詞

以匠氏匠
師引起宰
相用人意
自是王里
有規諷時
相意

議論正大

命與仇謀取敗終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
頭童齒豁竟效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先生曰吁

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萌細木為榑音扶榑榑侏儒椳闑居椳

末大梁榑椳也椳榑二者梁上短柱也侏儒短椳之
屬椳戶樞也闑門中榑也居椳高也椳門兩旁木也

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王札丹砂赤箭

青芝四者皆貴藥王札王丹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三者皆賤

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賢師

之良也登明選公襟進巧拙屈曲為妍卓犖為

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

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作荀卿守正大論是

弘逃讒于楚廢於蘭陵荀卿疾濁世之政亡國亂且

滑稽亂俗於是推備墨道德之行事界是二儒者此

變序列著教萬言而卒因葬于蘭陵

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志何

如也言二賢不遇今先生學雖勤而不顯其統言雖

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折雖修而不顯

於眾四句辭前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

煩不知織乘馬泛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竟陳

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

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校閑置散乃分之宜四句

得咎及遂竄南夷等意若夫商賈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瘳

必旬舍不
及之意
以先生是
自謂對弟
子之言
段元而轉
讀之見其
聯貫不見
其疎漫
是道之言
是地安高
也

有闕未有
應

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諸匠氏之不以
其為楹大柱也而嘗醫師以昌陽張年欲進其稀
苓也昌陽即首蓴味辛無毒久服輕身不老延年稀
苓即茯苓也○以受見無差里尤及之心以終
鮮弟子之意又應前
醫師匠氏二段之說

韓愈本傳

唐貞元十八年調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
兼監察御史元和元年為國子博士二年
分教東都至七年復遷為國子博士○後
為四門博士矣及為御史之後又遷為博
士矣及元和八年愈以數黜官又不遷乃
作進學解以自喻卒明已意執政奇其尤
遷北却即中

孫盛夫評

韓吏部進學解至川子月餘詩真不
拔地
崑天句句欲活如赤手捕長蛇不旋經
騎駿馬大旨出于楊雄解嘲東方朔答難
拜固答賓戲而公過之

洪容齋評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

為解嘲內有馳騁自壽之妙至于崔駰達

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其

所寫及韓退之進學解出于是一洗矣

柳東原評此篇出入莊騷追步班馬釋其字句全得

左氏妙處初學讀而又之則下筆自有沛

然之思矣

又評韓昌黎作進學解觀前諸生業患不能精

四句及後動而得諺各亦隨之四句此意

于學者極有補余選續文章軌範首取此

篇而終之以待漏院記者先處而後出也
與登山先生先出而後處正相反其後學
熟讀以集出而有為于天下云

伯夷傳

司馬遷

進學解後繼以伯夷屈原傳者見之
二人亦儒之流不可不致其傳也
夫學者載籍盈傳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
之文可知也虞夏之文即堯典舜典大禹謨堯將遜位讓于虞舜舜
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
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太統傳天下若斯之
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遊

王鳳州曰
堯言傳舜

即堯讓舜
之難以明
說許由之
長

若是之誰
疑無許由
事繼言親
見許由家
又疑其事
可信正太
史公妙處
必篇數處
在叙事与
說論間兼
而王鳴陽
少之作考
訂伯夷傳
亦自可矣

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大史公曰
許由必是隱之子○箕山○但○言○其○避○讓○非○也○
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
賢人如具太伯伯夷之倫詳與余以所聞由光義至
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概梗概也孔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
之意睹逸詩可異焉逸詩即采薇詩其傳曰伯夷叔
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
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益往
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

太公以義
人許美者
則伐紂非
其本心亦
自可見

篇中用怨
字命字天
字名字為
眼目

即歌辭疑
其有怨

此言善
之言不駭

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矣
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
扶而去之武王已乎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取
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薇蕨及蕨
且歎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
兮不知其非矣以武王暴臣易殷紂之暴生不自知其非神曹虞夏忽為
沒兮我安適歸矣今立神讓之道超忽又矣終汝矣
于嗟徂兮命之哀矣于嗟嘆辭徂往也歎也言已
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德無行

程子謂太
史公以私
意度天道

指顏路二
人而較之
非知天者

上下千古
無限悲歌
感慨之情

興又因論
回而樂及
其人

興承言天
道雖有不
信處然善

人不可因
是阻為善

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薦顏淵為好學然
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厭厭飽也言而卒蚤天天之報施
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膾炙人肝暴
戾恣睢兇暴惡戾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是尊何德哉以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去操
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
地而蹈之如不仕暗君表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
公止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感焉儻
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
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之心
鳳洲云善
惡報應之
說大史公
深疑之東
按二槐堂
歸云此皆
未定則善
惡之報可
必然後曉
然無疑矣

唐荆川曰
青雲上謂
聖賢立言
傳世名非

如不可求。後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
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我彼指操
以上。與指擇。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馬賈子曰。貪夫
徇財。烈士徇名。夸者必權貪權勢於本。衆庶憑生恃
矜其生也。終上文各。其志意至。同明相照。同類
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
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後益顯。
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喻顏回因孔子而嚴穴之士
名彰。以無緊要。頗似暗說。自巳。嚴穴之士
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謂傳仕略
也京房易
占青雲爻

柳東廓評

以篇傳伯夷而先叙登箕山見許由家云
云者可以知司馬公考索甚精處且叙事
有體而與天道善人直斷
志其始傳文之深遠者矣

賢人隱迹
民傳稱序
早有青雲
之心陶私

林次崖評

必就伯夷出處上生一篇議論與尋常列
傳不同蓋傳之變體也屈原亦然其言伯
夷顏淵為善而遇禍災盜跖為惡而獲福
壽蓋重有所感終以各誌其志則正人君
子之心遷已知之矣

方書便曰
仰青雲睹
向日不為
近矣皆指
在下者言

茅鹿門評

余讀揚升菴評曰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
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實讓也未嘗不嘆
其研精史學後讀大史公自叙曰太伯避
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闡廬慈
孫賓服荆楚未老克齊子胥鳴夷信詭惡
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章象第乃
知升菴之論本此又讀朱子曰孔子稱伯
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傳渾身是怨矣
余按此傳始雖不免于怨至滄孔子而名

自宋人用
青雲字于
登科詩中
遂誤至今
不改

廣文堂

益彰不如由光不少弊見則向之西山餓
殍軼詩焉怨者皆付之米消風聲矣又何
怨以太史公縱橫妙處羅景論謂東坡亦
壁賦步騷

此傳亦然

李九我評學者載籍查傳猶考信于六藝言衆言淆
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闕然虞夏之
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
所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以何以稱焉
疑之也予登箕山乃有許由家則信然矣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太伯伯夷詳

矣由光美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矣太史
所為汲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數千載歎
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有讓國之
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是以無傳
矣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怨是用希
又何怨余悲其意賸軼詩可異焉觀采薇
之詩則疑于怨矣叙其事述其歌申之曰
怨耶非耶未襍引經傳而卒歸之伯夷叔
齊雖賢淫夫子而名益彰云云又所以汲
悲由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

其歸則不出家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于
六莖而已孰謂子長愛奇哉

屈原傳

唐荆川曰
此傳本准
帝主
嫺音聞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
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
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謔
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

此句為后
面許多說
言張本

考意獨詳
蓋亦自寓

之不聰也謔諂之蔽明也和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遭也 離騷者猶離憂
也夫天者人之始也自此至與日月爭光可也論屈
無此體故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
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
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
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
者可謂蕪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
在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

唐荆川曰
謂好色云
者以離騷
有齊如詩
事然原特
借以思君
耳非如國
風之惡也

然太史公亦假借用之耳

詳張儀事為原諫楚之誤本

賈人味楚陳王有詩云六里青

其辭微其志繁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
邇而見義遠其志繁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久而不
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
外不獲世之滋垢矐然泥而不滓者也也也也也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紕紕下歷也其
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伴去
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
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
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
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

山天下味張儀容易去還來諷刺甚婉

入方忿怒欲殺已乃請往此處在他人則不敢相儀亦料得王過然亦見其粗心膽大也

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
屈匄音蓋遂取楚之漢中地楚主乃悉發國中兵以汲入
擊秦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
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
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
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
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干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
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
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其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

懷王不用
平言死于
子蘭人咸
社之襄王
反用之而
抑屈平免
死幸矣

以欲反字
不可以反
字形出屈
平心事

楚姓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于秦而歸葬長子項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怨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賤願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

敘事未畢
中間又雜
以論點與
伯夷傳畧
同皆交休
也惟伯夷
屈原太史
公所重景
坂詳論之

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為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或於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以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項襄王項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太

厚慎之曰
昔人論醉
醒之說謂
醒難醉九
難余謂醉
醒一也醒
不厭世塵
醉非就世
味非善醒
者善善醉
哉

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
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
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
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
餽皆曰醢醢者薄酒也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
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自受物之汶汶
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
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
猶昏也乃作懷沙之賦其
辭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

自古以忠
受善者何
限自投江
以灰則非
矣故不滿
人意啓后
論

兮曾咎恒悲兮求嗟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
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沒兮驥將
為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
畏懼兮曾傷爰哀求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兮心不可
謂兮知友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于兮吾
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御明字評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
傳亦有感而然隨流揚波者不至于俱
濁亦不必獨清餽糟啜醢者不至于俱
醉亦不獨醒所謂與世推移者也

唐荆川評

余讀賈大傳賦云馳九州而相君兮何
必懷此故都讀大史公贊云以彼其材

游諸侯何匡不容噫嘻若二公者可謂不
知原矣原力之可恃者不以忍見宗國之傾危
殉即以此死為過耳善乎蘇子由曰柳下惠
三黜曰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使
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余之則藏然身于
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矣為通
論然愚謂以葬魚腹者
堊虎與斯死溷取矣

〇〇卜居

屈平

當大吉曰
居處也謂
立身所安
之地非居
處之居原
以懷王信
諛辭賢設
為疑辭以
下牙處非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
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
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筮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誠實貌朴以忠平將送往勞來
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莽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
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

直疑而問
也問詞六
都以兼貞
獨立與誰
諛及倍分
說言字與
格字有輕
重韻叶乎
字上至未
乃嘆世之
濁濁而具
已知若有
知已則不
死卜其磨
丑短長歎
語只楚策
龜不能知
意言惟所
君所為尔

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
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促訾也求媚也慄斯斯隨也嗥呼
嗥呼強笑貌以事婦人乎指鄭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
將突梯滑澁貌滑稽圓轉貌如脂如膏取軟以絮搯乎取
義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
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亢軛乎將隨騫馬
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
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舉世為重千鈞為輕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謔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然
兮誰知吾之癘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

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橫一助評唐尹謂物之不齊長短大小多少不能相通雖神智有所不能知行己之志而已

○○漁父辭

屈平

劉安曰自戰國以下詞人屬文皆備立主客像相酌皆至于屈原辭雖稱過漁父于江渚宋王禹偁賦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濁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

其醜酒醜皆也何故深思高舉自命故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

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載稱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也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洪容齋評

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目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為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

其醜神女于陽臺天音並文章句語音韻以茲像事足勝遠處

今作歌固其非以騷為祖他自詳曰重曰之類即是亂辭中閒作歌如前赤壁之類用借曰火歌曰休賦尾作歌如

各採以來
諸人所作
用此篇作

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西都賦以憑虛
公子安處先生左大中三都賦以西蜀公
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殆襲
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規矩也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如客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而浮生若夢為權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詩

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

我以文章大地即天會流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

群季俊秀皆為惠連謝靈運之弟吾人詠歌獨慚康樂

幽賞未既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客飛羽

豐份日吳
篇叙宴樂
之趣而發
瑞數語尤
瀟灑風塵
之外看來
此若胸懷
有浪跡大
靈豹日坐
卷句切飛
李園醉月
康樂侯

句切春夜
此兩句真

有排闥八
荒欣榮万
象氣際

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

酒數金谷石崇園名在洛陽一名梓澤崇嘗會賓容

李廷機評以序為春園夜宴而作不惟描寫當覺光

景奇艷精絕即用字用句如逆旅過客召

我假我坐春醉月等字具見錦繡心腸非

後去身宴遊者所能彷彿萬一

茅廡門評字僅百有奇而逸趣幽懷流連光景迄今

猶令人眷戀紙上

○○解嘲

楊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是周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

唐順之曰
必祖東方
生若容雜

枝葉文采

過之其一

氣運成則

相去遠甚

凌約言曰

中間文意

凡四轉說

出人才過

世升崇之

端曲折詳

盡

實不能三

字直管到

止論者真嘗

位封后父曼 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

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

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

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折入

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

其載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

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百矣待詔在金馬門又黃

不辭畫一奇出一集上說入主下談公卿日如耀星

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其當頤然而作太玄五千

文枝葉扶疎獨說四十餘萬言以樞喻文也說文深

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

而位不過侍郎擢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

何為官之柘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

較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姓昔周網解結羣鹿爭

逐鹿喻在鹿喻在離為十一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翻

恣意所有故士或自盛以素范睢入秦或鑿坏以道

坏普來切犀後堵也頗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以為師孟軻雖連蹇淹蹇而為萬乘師今太漢左東

海右渠搜在西前番禹後椒塗陽東南尉西北一

互傳曰今大漢以下正與上父四分五剖

樓防曰以應上朱丹其載意以下叙戰國之分離以起大漢

增異二面前其就切字巧句奇

互傳曰今大漢以下正與上父四分五剖

樓防曰以應上朱丹其載意以下叙戰國之分離以起大漢

相文綴以
對墨四句
一言刑罰
一言教化
敬制散風
善學其是
奇巧

第坤云
數句即各
客唯尊之
則為將教
句意
聖上世
之士以申
用意
聖言人才
係固重輕

侯官以糾繩墨制也以鎖鐵散以禮樂風以詩
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倚廬喪禮漢律不行三年喪者不得選舉是以倚廬結其
也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
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縵垂纓而談者皆
倚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
雲失路者委溝渠巨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
夫壁居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
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
歿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百里入而秦喜樂毅
出而燕懼泥雕以折指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即噤

樓防曰此
段即上句
衍孟軻數
句意但再
申其意而
文不重疊
所以為作
手
此段涉臣
上說

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乎勃樊霍則
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
所患故丑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丑治則庸夫高枕
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袍而傳或倚
夷門而咲或橫江濶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
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齊相入或擁篲而先驅
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
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垂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之當今縣令不請士詭守
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悅眉言高者見疑行殊
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

第坤曰道
出世交人
情無復餘
蘊當今之

卷

七

史何以異

唐荆川曰
鮮朝一書
蓋揚子一
生得意之
文單竟心
術難檢

王士性曰
唯以才名
擅當代頌
不能守玄
嘿以終身
而附莽賊
頌其功勳
博莽大夫

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
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萬得待詔下觸聞罷又
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裁且吾聞之炎炎
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賈言盈之天收其
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鬼瞰其室擢孳者
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
默守道之壺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
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即易地皆然意未如何如李云或
今子乃以鷓臯而笑鳳凰執蠶蛭而朝龜龍不亦病
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附與

之羞亦足
悲矣
史又應上
世之士復
申前意且
章法整齊

林希元曰
五也字相
次而下若
首珠然

接訪曰史
用一故事

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廢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
何必必公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脊捐體免於
徽索意有強背長快扶服以索激也萬乘之主介開
涇陽抵音穰音而武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
鎮頤音曲頤音折頤音涕垂音沫音西楫音強秦之相音蓋其
咽音也音而亢其氣音林其背音而奪其位音時也天下已定
金革已平音若於洛陽音所音婁敬委脫音輓掉音三寸之舌
建不拔之策舉中國音然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音三王
傳禮百古不易音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
作君臣之儀得也音呂刑靡救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

轉文法又用四矣字愈見精神

受段氏變上格下時字意

山旁堆欲落曰坻

柯維騏曰此段正各客元蔡以下評

公孫弘對策于金馬門

蕭何造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情

矣有作叔孫通歲於夏殷之時則感矣有建妻敬之

策于成周之世則謬矣左氏傳曰召公糾有談范蔡

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金日碑張安世許則狂矣夫

蕭何隨蕭何規書留侯書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

誓若坻隤音仰類隤坻大坂雖其人之膽智亦會

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定為不可

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于章臺四皓

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山

司馬長卿竊賞于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

李廷机曰歸結只在太玄兩字

能與此數子拉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鄒嶧山評又是一樣文字体格其實寓說時之意

而陽味嘆之進學解送窮文皆出于此

爰雅隆評中間文意九四轉說出人才遇在冷落之

端曲拆詳及學者熟矣自不難于攻辯議

論

○○答賓戲

班孟堅

末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于儒學以著述為業

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榜籬自喻以不遭蘇張范

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

李光緒曰規模全徹辭朝中間多是醜邪崇正未後二結不能

忘情于利
達却露出
本相與處
便輸于雲
一著

黃鳩憲曰
先安頓取
舍者作四
字以下正
是翻其舍
著作而攻
進取
唐寅曰孟
堅以篇率
皆自訊自
諛之語欲
以自重適
以自輕縱

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
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皆時而獨彰是
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以言
之取舍者取者施行道德昔人之上務著作前烈
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深
榮華湛道德繼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
鱗振拔濟塗跨騰風雲使覩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
徒樂枕經籍書舒體衡門上無所滯下無所根獨據
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計緝以年

居來辨駁
得止亦無
甚占地步
處

董份曰華
安教句便
見大青
凌雜隆曰
此言當時
正須資故
庸才蒼澤
自見然早
竟非正道
而不足貴

歲然而罷不賈于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漣
波摘滌如春華猶無益於殿臬也意者且運朝夕之
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
人迫爾而咲曰若賓之言所謂見在利之華聞道德
之實守突與之榮燭未仰天庭而觀白日也曩者王
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執戰國橫驚於其七雄虺
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颯電激並起而
救之其餘葉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鈎力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
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願盼而捐相印夫嗽發投曲合

及至以下
言不正必
遠敗以見
其不足貴
王廷相曰
朝華夕悴
福少禍多
之言真是
微夫倖險
者
凌約言曰
以功字喚
起名字正
解外云
而已矣

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
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垂迕而不可通
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金漂
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
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獲顛沛之勢據微乘和以
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預福不盈皆禍溢
於五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
虛成名不可以為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
說難既適也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
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

以段叙大
漢之盛俟
亦相寫句
法尤奇絕
可愛
撥時目所
聞指聖人
有一定之
論以下所
說指君子
幸得帝王
之正以下

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
紘恢皇緒基隆於羲農規廣于皇唐其君天下也
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
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大蘇枝附葉者
譬猶妙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
氣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
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濯所聞而疑所覩欲從整敦
也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汲乎重淵亦未至也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
古之士處身行道輔政成名所述於後者默而已乎

讀文卷九

以以然而已乎生下
談論
與下答以
上古之士
分一項音
者答辭至
勳也言古
之士乃其
上者近者
陸子至垂
身乃其下
者
聖言已之
所守至師
表也止

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
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涓濱
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于邳圯皆俟命而神交
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
者陸子優游不仕新語以興董生下帷下帷惟發藻儒
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也思法言太玄皆及
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偃息乎術藝之場
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
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陽柳惠
降志而辱身顏軌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

凌稚隆曰
且吾聞以
下言屈終
必伸不又
求名而各
自集意上
亦正大
董份曰兩
喻身古也
步詞亦壯
偉
歸有光曰
叔上兩喻
而以君子
之真配之
其著闕鏡
陵稚隆曰
引牙曠諸

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
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緝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
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
名其舍諸質又不聞和氏之璧韞子荆石隋侯之珠
藏於蚌蛤乎歷世莫能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
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龜媿之不覩其能
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躡昊蒼也故夫淫蟠而天
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將暗
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伯曠伯曠師清耳於管絃
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

人與上引
伯夷諸人
是一正一
反之法
以斯文二
字結應上
著述為至
意

斤良王樂伯軼能於相馭鳥獲抗力于千鈞和綏泰
鵠扁發精于鍼石研古之善桑弘心計於無垠走謂
亦不任側技於彼列故密邇自娛于斯文
章木吉曰聖哲重功名而輕著作徒馳辨摘藻無所
成名何也蓋戰國橫騫故曾連虞卿雷啟
一時然垂述不通非君子之法如商李朝
兼夕瘁韓呂囚身墜宗豈若孔孟式太庚
度越帝王同符天地一顯一晦如萬物蕃
滋零落於天地耳安可同戰國時恣其浩
說也又言鞅斯固不足道上古之士豈盡
默乎夫臯陶諸臣以神交陸董諸賢以文
顯而吾徒師表延在夷惠孔顏且聖哲有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同異慎修而名隨觀諸珠璧應龍君子豈
有暗而不久章者執牙曠輩絕技雖不設
側而斯文自娛默爾無妨于名也

茅坤曰首
假山靈勃
移之意泛
論云先處
而斥出者
尚未說入
筆實筆氣
瀟灑寫景
絕似
田汝成曰
芥子庵字
下得甚工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假山靈馳驅驛路勒移山庭夫
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響于
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事物表較較霞外
芥子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雁閔舉天下而傳之堯志
猶却行而聞鳳吹於洛浦周文王太子晉吹笙值薪
歌於延瀨蘇門先生遊于延瀨見一人蘇薪謂曰子
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動

朱公之哭 始然參差收略也晉黃反履素絲也揚朱見練絲而泣之為 下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

其諫哉嗚呼尚生不存 子尚長仲氏既往 山阿寂

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 謂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

亦史然而學遁東魯 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間使者

字敬王讓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闔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

之令人莫忍聽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及審之復來求

已可得見也 拜隱南郭 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編歌妙

堂濫市北岳 言顯盜名章堂濫服幅 誘我松桂欺我

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

巢父拉許由傲百五茂王洪風情張目霜氣橫秋或

羅大經曰 見以道與陳叔易俱

隱嵩山叔 易掖召出

山以道作 詩云處士

何人為作 牙尺榜猿

鶴到京華 教山岩壑

應懶隈六 六翠前只

一家後以 道亦出山

時人反以 以詩朝之

乃知北山 終南少室

之流與有 道之士不

可同年語 也

嘆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譚空空于釋部覈玄玄

於道流務光何足比 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

遂負石沉 有不能儔 有之者人餌木 及其鳴鑪入

谷鶴書赴隴 鶴書鶴頭戴書 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冒軒

席次袂聳迤上焚艾製而裂衲衣抗塵容而走俗狀

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先願草

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幾 金章銅印也漢書秩

印黑 蹻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

譽於浙右道快長擯法建允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

訴空德 德也 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

風雲石永
兩句甚奇

無續常綢繆於結謀每紛紛於折獄籠張趙於性圖
漢張故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為陽翟令以化行有異遷京輔都尉卓魯於前錄後卓成遷客令吏不忍欺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魯恭拜中牟令蝗不入境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右內史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京兆尹右扶風是為三輔左傳
更夕石左馮翼王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傳
士介甫最
受其高霞
孤映教語
以為奇絕
蓋其用字
用句全是
敲排出來
自爾除炙
故管東海人故
曰海岸蘭蘭偏
於是南嶽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譏
以下又假
山灵之意

妙之不許

夏至

叙起山泉

之狀無一

之狀無一

之狀無一

之狀無一

之狀無一

之狀無一

之狀無一

之狀無一

之狀無一

之狀無一

之狀無一

之狀無一

之狀無一

無盡澗愧不歌非於澗之隅秋桂遺風春羅擺月驄

西山之逸議西山乃首陽山也夷齊歌馳東皋之素

謁今乃促裝下邑浪裊上京雖情投于魏闕

大窺裁假步于山高豈可使芳代厚顏薛荔蒙恥

香章也說文云四滴而下碧嶺再厚丹崖重翠

之弟木且羞見周子塵遊躡於蕙路而汚淥

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宜宿袖

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響于

郊端於是叢條音臆疊頽怒鬼或飛柯枝柯以折輪

下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俗士逋客

魚城曰讀
之而腋風
生恍然羽
化客矣

清受章苑范平水

右紀事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彦倫隱于北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還北山孔先生觀之乃假山灵之意以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也

歸有光評

以等文字活潑若画工描景真切若美女

傳情婉媚真絕倒一丑初學熟矣自不難

于議論矣

刑賞忠厚之至

蘇東坡

以君子長者四字破忠厚兩字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泛而賞之又

的營

盛世之忠厚如以

哀立忠厚之意發存

事坤云皋陶無殺人事他把奉蘇事對狀出來狀狀虛為實文法形容迫

從而誅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泛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剛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惠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事

真如

李九我曰
精銳之氣
如長江大
河一瀉千
里

三筆樓

得重仁字
于忠厚之
意顯貼

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絲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
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
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
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
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
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
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
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
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

姜夔附云
未發夫子
作春秋亦
刑賞忠厚
以繼堯舜
禹湯文武
之意可見
一遵之傳

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
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
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
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
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右紀事

嘉祐二年，歐文忠公考武禮部，進士庚時
文之詭異，思存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
得公論，刑賞以公。歐公驚喜，以為異
人，欲以冠。蘇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歐公
門下士也，乃真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
第一，以書謝諸公。歐公見之，以書語聖俞，
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論酒上

又乃信眼

邵氏後錄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故荆公修英宗實錄謂子瞻有戰國策構之李

羅景綸評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東坡平生極熟以書故其為文為處行危惟意所到其論刑賞也以此殺之三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衆堯用刑之寬以等議論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以自來將無作有是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李文登評

東坡嘗言凡文章少小時須冷氣象呼噪米餉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綸爛之極現東坡其論是何等氣象何等米色初學讀之下筆自房赤無窒塞之病

百家批評續軌範一卷終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註釋卷之二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漪園先生 焦竑 評校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註閱

放膽文

象祠記

王陽明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宜尉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遲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

王鳳洲曰抑之揚之何等奇妙

先言象不
當祀所以
胡然乎設
難又法亦
發
茅坤云一
日三葉餘
音嬌又
反撰辯論
如走盤之
珠晶光琅
琅
必意絕妙
文亦亦自
圖法

父吾祖遯會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
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庫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
道以為子則不祭以為象則傲斥于唐而猶存於今
毀於有庫而猶盛于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
之愛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鳥而况于聖人之象乎
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存在其于羽既
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
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
之遠且久也此段歸在舜身上象之不仁蓋其始焉
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于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

善歌會書
意

即管蔡之
當誅以明
象之見化
別有一種
奇思
李廷机曰
把象祠說
得凜上動
人
王鳳洲云
用始終意
撥以上則
判得舒

孝蒸蒸又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
猶不第不可以為諸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
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
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
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
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于舜故能任賢
使能而安于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
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倣於舜之封象
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
也以段歸在象身上見象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
之化於舜却重在此意

雙閣論
有閱世教

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立使，知久之不善，雖君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王荆石評

思淵辨粹，冲夷渾雅，讀之洒以快人，令人感激。蓋天地間有數文字，未易多得也。蘇穎濱嘗云：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未見太尉也。于此文亦然。

鄒東廓評

此篇行文，思致婉切，議論深長，未一段使入讀之，有慨然感而向善之意。

許穎陽評

一篇文字，多少關鍵，多意思，多精神，未復有提撕立俗之意，真足度法風立。

王鳳洲評

陽明先生以理學名，立作象祠記，亦是圍理學所謂月映萬川，慶慶皆圓，斯足以盡先生之厚藉矣。

潛夫貴忠篇 漢安帝

王符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夫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屈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自

是四子十
大字神文

句法動夜
許穎陽曰
有左法

說創竊位
之人十分
覆

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
以為盜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
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日
富貴則背親猶獲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
友而厚大馬骨肉怨望于家細人謗讒于道歷觀前
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于何其異哉嬰兒常病傷
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哺乳多則生痼病富貴
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
其罰者乃有仆致汲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
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

癩音閑小
竟瘡病

援喻歷
有據泉是

深中者首
謀論

詞氣豪雄
直貫到底
讀之渾然

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
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
若禁忌少而門樞朽也非若崇財貨而折驕僭耳不
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入戾
天地欺誣神明屈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宰
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

出處和安之後立務游宦而符耿介不同于俗
乃隱處著書以譏當時失得不欲顯其名
故號曰潜夫論足以觀潛貴風政

許穎陽評潜夫著論五篇歎此篇抑揚反覆曲盡入

情足為人臣箴規尤足為貴臣永鑒

茅鹿門評勁拔

趙荆陽評取其不傲不詭縷又當實

對楚主問

宋王

楚襄王問於宋王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
不譽之甚也宋王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
得畢其辨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
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
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
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

幹旋得巧

看他幾轉一段緊一

極取二句

意外生意

筆力雄偉

瘦骨手

秘在故非

獨一句傲

兼精韻度

未方該明

以不譽之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
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
夫蕃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鯉魚朝然其
鬐之墟暴鬣必竭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亦
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立俗之民又安
知臣之所為哉

羅景綸評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鳥飛魚躍
夫子曰逝者如斯夫明道不除空寂前章欲
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脈皆是于活處看如
宋主對楚主問其中鳳凰上擊九千里一
段心胸何等開闊筆力何等活動都是批

物景做自家生意所以描寫出來自是迥
別且上地也步
鄒東廓評 吳篇意思峻絕前法高簡
蓋古文中之尤奇偉者
真西山評 以後立說問之祖

項羽贊

司馬遷

太史公列
羽于本紀
何也懷王
既我項羽
主命其其
實而紀之
也然羽紀
以高帝紀
年亦明天
命之有明
歸義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
舜曰蓋重瞳子
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
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
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擁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
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
不終迄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

與上二字
相應

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
師古謂霸王之業可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
國身歿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鄒東廓評

通篇說盡項羽自亡之實而未發其天亡
之謬可謂簡而盡也

王鳳洲評

英雄志慮畧相向余觀高帝微時縣成陽
縱觀秦皇帝嗚呼然大息曰大丈夫當如此
也始皇將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
曰彼可取而代也其始之相同如此及
侯拔下之歌一則威加海一則力拔山悲
歌慷慨各自描寫帝主與哀氣象雄壯觀
以贊成敗之分知力之不如名義決矣

唐荆川評

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未必
皆仁勾踐長頸烏喙而禹亦長頸烏喙而

長頸烏喙未必皆不仁彼被相者烏足與
論士以贊言霸力已極直是重瞳者異
聞過矣自太史公始不可改除
茅鹿門評 文可百餘字而一抑一揚簡勁奇拔曲盡
項羽興亡始末且以重瞳著異聞却是筆
力高處

異姓諸侯主表

班孟堅

詩書二字 提綱未末 書傳二字 相照
首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
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
乃繇高稷脩仁行義歷千餘歲至於湯武然後放殺
秦起襄公章文繆獻獻字句絕章著也言秦襄公
始為諸侯至文公繆公獻公更
為章孝昭嚴穉蠶食六國嚴即莊襄王
明帝諸百有餘載至
循力兩字

有詩酌德 指前代力 指秦以句 摻上數段 見有天下 之辭 獨論秦以 起漢
始皇西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古艱也
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
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掩諸
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而
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謫戍疆於五伯間備於
戎狄嚮應磨向於謗諺奮臂威於甲兵禦秦之禁適
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
劔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
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
者難為功推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

何則一段 總叙上許 多意思極 筆筆精隨

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先列月而後及其年時天下天下未定參錯交易天下

統迺以年數託于孝文異姓盡矣

御東廓評

後漢文章以孟堅為最只此一語氣勢雄壯造語用字高古讀此筆下皆驚人之句

評頴陽評

班孟堅文字余獨錄其簡短者首他安駁

王鳳洲曰荷句可法元一字增減得

杭有賣菓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

金色置干市賈十倍人爭鬻之子質得其一剖之如

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子恠而問之曰若

所沛於人者將以實適立奉祭祀供賓客乎將徭外

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敗也賣者笑曰吾業是百年

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不嘗有言而

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地乎吾

子未之思也今夫下數段好義論好意忠佩虎符坐臯北者洗

洗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投孫吳之累耶哉夫冠拖長

總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

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斃而不

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

醴而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

何往而不金主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

而以察吾柑子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

叔恭後語最有風趣

一篇主張先有以一句所以為此說

偶因博戲

飛神劍推却救南第

一筆是此等氣象

文勢圓活

香潤高古

應上金玉

敗絮寺字

是之机括

滑稽之流尤佳豈其憤立疾邪者耶而託于棋以諷耶便結

鄒東廓評此篇托棋為諷而立情畢著覆說之文多矣余獨取此者以其有關於立教也

茅鹿門評商夔周鼎之文是覆說第一文字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謂高祖威武紛紜

湛息汪濊群生濡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

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被靡因朝鼎從音托定管存

邦畧斯榆峯苞蒲冉駹管 邦斯榆 苞蒲皆地名結軌還轅東鄉將

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

戰栗不絕

駁東之正

法古天子

所以羈縻

者非欲廣

臣屬也所

以維之使

不為百姓

害耳與中

國並句見

自古不屬

而漢討之

無益也

此是破調

上面說話

至末皆與

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徵夷狄也其義羈

縻勿絕而已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今罷三絕之士通

夜即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

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極怨不能卒業此亦使者

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中策西夷之與中國並

也歷年滋多不可託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

并意者其殆不可乎猶不獲也以其不今割齊民以

附夷狄齊民中微所持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

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

不化俗也巴蜀皆古蠻夷左社之人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

此說亦是但施之所行之事則非

以數語折難進言王意以禹治水之事証非常之事然以此漢武事四夷之功則非其倫也

雖是說詞然實出武帝非常狀屹然在于

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予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諱

為大夫粗陳其略蓋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

人之所興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常之事其本難知黎民

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吾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

民人升降移徙疇嘔而不安夏后氏緘之乃堙法塞

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灑分也沈澹也澹安也分其散其澹水以安其定其災也

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乱心煩必

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皴膚不生毛躬體也腠胝也皴皴也

帝非常狀屹然在于而楚曰浴天下奈何友曰股無皴腠不生毛顏色烈

古之上

說道理亦是但其事則非文字自好

秀頌以下常者也崇論宏議以下非常者也

也厥殊異域功之非常者也疏

趣不閉而

下則蘇厥

成而天下

晏如矣

央所謂欲

加之罪何

凍手足胼胝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

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啞嚙拘文牽俗啞嚙急修

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

為萬世規故馳驚乎蕪容弁包而勤思乎參天或地

且詩云乎普夫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

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

行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表狄

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

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

慮無辭
相如之文
中間有城

正解欲在
其事者

其字之
弋狀也
如木也
忠恕云
者諺甚
今盤江與

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
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
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蜀為遺已舉踵
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
能犯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誦勁越四面風
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南夷也鱗集相次也如鱗集
而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開沫若沫若二水名
關其字之弋狀也激泮柯激泮柯水為夷狄之界鑿靈山鑿靈通山道梁孫原
梁橋也於孫水梁橋也於孫水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
施遠撫長駕使疏遠不閉節爽闇味得耀乎光明早

崇安江皆
然讀万卷
書而不行
萬里路者
亦不能識
字信夫

以此教語
濟動其君

請就五卷
三句便識
到權遺書
所由作也

也爽明也言化之所被者遠使疏遠之國以候甲兵
不被壅隔習爽闇味復得被乎光明也
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平
提安也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立之陸
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
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
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殆在於此以方將增泰山之封
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道上城五下登三德比漢
為城三主之觀者未觀音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翔
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觀音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翔
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鳳象及也
廓寥於是諸大夫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唱然並

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啟商靡徙靡徙重足視遷延而辭退

漢書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遣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

樓迂齋評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強分疏却又要強說道理至以禹治水為

此可謂牽合矣使入主觀之乃所以助其好大喜功之心非所以正其失也然文字自佳

林次嗟評意思與喻也蜀傲同皆好文章又象照讀

亦梁棟棖榭之助

第鹿門評偉辯處傾倒詞場精華處雄視視圃

唐荆川評後面自解維遷就強辯然看他前設難一

飾畢是長卿心術難掩

貨殖傳夏人

司馬遷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

遺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

通武關音音關東南受江漢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雖好

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

李廷机曰即首叙起便有法度

王鏊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

摸而中藏
執法固森
然也

胡寅曰數
變形容無
不的當

後文照曰
說五入
欲富之情
然世人欲
富不自知
讀此可以
自知矣

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
嶺南沙北同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
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給不待
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崇祿音千下
病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
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
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
重民三河宛丘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
燕代田畜而事蠶由必觀之賢人汲謀於廊廟論議
朝廷守信效節隱居巖穴之士諒為各異者安歸乎

董份曰行
論五俗功
利之心可
謂洞燭肘
腋

重份曰文
辭故為無
涯以指
作訛証使
當世不能
解免切甲
情事妙不
可言

歸於富厚也是以廣史久父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
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
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塞旗前蒙矢石不避湯
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
久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慕逐幽隱不
避法禁走或地如驚作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道女鄭
姬設形容揆鳴葉揄長袂躡利屣自挑心招出不遠
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
騎亦為富貴容也式射漁獵犯晨夜肩霜雪馳坑谷
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

穆文惠曰

評所叙却

以媿罵人

讀之不查

乃見高才

迂豈崇勢

利者哉

金有丁曰

引善言有

分曉

李廷札曰

叔貴殖之

實而此封

侯之家自

與宗漆竹

以至藉高

可誰頂天

而實不各

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

極能為重釋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

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其也

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該曰百里不

取樵千里不取糶此不取力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

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

秣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舍曰素封封者

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

出其中度民農工商費率亦歲萬息二十戶百萬之

家則二十萬而更襍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欲好

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牛蹄角千頭也馬

貴而牛賤千足羊澤中千足豕二百頭水居千石魚

以此為數山居千章之林章方安邑千畝棗燕秦千

畝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卅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

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

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中之田若干畝扈萬千

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

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

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饌飲

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以不漸恥則無所比矣是以

飾以文所

謂頂而不

伊也

以下連用

許多千字

而句法參

差長短相

開

又各因以

下言每因

之所出

家貧親老

七句與無

字處詞士

之行四句

正太史公

自道之意
但念心跡

話好曰在
中曰曰來

班氏之說
而世之喜

短長者則
又藉之以

紛之矣

無財作力以有聞智既饒爭時少有錢財則聞智而求勝既饒足錢財
則乃逐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
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未富次之貧富最下無事處
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董一份評以傳字字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較神來

蓋他傳多錄本文而以傳皆其所特撰是
以妙絕可見太史公之材獨絕古今

錢士鰲評

嘗以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胸中斷識見
如市兒賈豎歎絕錢帛不復知天下禮義
何事者然是不知黑白之形何以能上下
數千載斷折選古其是非難問謬乎聖人
然其論者亦多矣何以至是雲論其千乘
之王萬家之族尚猶患貧予以為漢武

征伐四夷興神仙土木之事故府庫虛之
百姓皆耗責及王侯薦幣耐金而以失
族者亦稍與而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而
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盡耳若以為實
言何至詭獯顛倒如是邪

續批評文章辨賞卷之二 終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註釋卷之三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漪園先生 焦竑 評校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註閱

○放膽文

○酒味色論

酒味色內寇也角如四夷外寇也彼以內寇自斃者併附此卷

梁王魏嬰史作魏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會君舉觴

君興避席擇言曰擇善而言

昔者帝女蓋堯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

一罇千里
大文細玩

之却又字
雕句琢一
毫皆減不
得

前圖又勢
酒酒到頭
方截外有
僅自加而
東之勢

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也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餽謂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寢安而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蓋楚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反。遂盟強臺而弗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間須，皆美南威之美也。前來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

奇思絕人

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鄒東郭評諫文自疏議論確偉引証典雅句句著意無一字艱澁亦秦文之景切舉子業者

王鳳洲評魯周公之竣也其敦渾存焉故齊仲孫湫

曰：猶秉周禮，韓起亦曰：周禮盡在魯矣。仲

尼氏作縉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

象之所觀，魯君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浥矣。

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古之明戒，魯君豈

非賢君哉。

胡思泉評以四戒非獨為君者當知即士度亦宜加

慎焉戒之戒之保身深家之本也

茅鹿門評此論字字句句皆有法則讀此等文須是

把前輩批評看一遍末可也

許穎陽評不求奇而自奇絕倒下立

說難

韓非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凡說之難也凡說之難也凡說之難也

也吾之所言機伏及縱陳辭然象也能盡說情必歸是難尚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

說之心所以吾說當之前者三說也末為難凡說之

也王世貞曰夫于及微言妙甲端

之徒切名謂人君之心也須審明人主之意

實抵憤說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

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

事情必不悅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

說之以名高則揚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

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

密成語以洩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隱之

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

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溼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

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

復文熙曰

漢人世故

心也

說者之無

事而病

視名高道

為厚利者

說者之無

盡人情
意極淵深
辭極富麗
句極奇崛
詞極古雅
自是先茶
文字

司馬光曰
疾人心何
顏色而求
合則邪佞
詭譎無所
不至適足
以取成說
難益非
最得意之
文最失意

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
出事乃自以為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疆之以其
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
大人則以為為問已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為問已與之論
細人則以為為驚權韓子嘗稱作實重謂薦彼細微之
權論其所愛則以為為借資論說人主所愛之人論其
所憎則以為為嘗已徑省其詳則不知而屈之謂人主
華而說者但徑捷省其詳則則謂人主況濫博文則多而久
以說者為無知而屈屈辱也
之倦其久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
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

之過
與說之難
應上文語
乃照立法

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所說謂所說之主也
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
有所避諱而醜之游說者當滅其事常而不言也彼
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故
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概猶格也規共事與同

受正飾其
所敬
凌釋隆曰
秦士悅非
而李斯姚
賈言之豈
非之說其
有傷于同
計同行者
乎

言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貴人與甲同
者說士陳言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人主與
無傷甲乙也人主與
說者文飾大忠志在匡君于善君初
甲之無失不大忠無所拂辭不退待君之悅而
又難諫即不悟言無所擊排迺後伸其辯知焉此所
拂進于君也知事上之道難也得曠

李廷九曰

日彌久而周澤既渥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于
君也君之渥澤周浹于臣魚水

家務問架
屬轉不窮
亦士之流
也

何孟春曰
卿人非不
知用其臣
之謀也而
關其思以
戮非以其
謀之忠戮
也以其言
也其子非
不愛也而

相須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延明託和害以致
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明相持此說之成也伊
尹為危臣負商阻以滋味說湯百里奚為虜晉世
百里奚以媵穆姬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

聖人也猶不能無殺身而滅五如此其死也則非能
仕之所設也韓子作能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
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
家甚知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
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
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

胡以滅其
所以為親
愛者非也
以市利也
嗚呼以春
秋之時而
有是以鄭
武公之賢
而有是又
何怪失後
也

董壽陽曰
非卒死于
秦之獄是
不能察愛
情而汲言

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
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其者為戮薄者見
疑非知之難也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
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
人聞住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
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
而母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
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
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
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

董壽陽曰
非卒死于
秦之獄是
不能察愛
情而汲言

之也表氣

以喻方說
出說難主

親現情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
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靈也可擾狎而馳
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之入主
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右紀事韓非韓之諸公手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

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王
韓王不見用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
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以
于秦不能自脫於說難云

章惠伯曰通篇只發一難字獨重一知字首言九說
之難若我非能知說以說之難也又非徒
之難又非敢放佚惟能明吾意能及之難

也明意與盡俱頂知字來君有為名高者
為厚利者實厚利而顯名高者說之難也
不可不知也身危數段及論大人數段亦
見說之難也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數段
知說之難而處之也廣日數句知盡之難
而思以盡之也尹以庭奚以虜說不易各
如以宋人蒙疑言當知親疎也閉其思被
戮言當知淺深也彌子瑕獲罪言當知愛
憎也以逆鱗沐結搃見其難處又如飾所
敬滅所醜及周澤既屋云云乃為能明吾
意乃為能盡乃為能知不嬰人主之逆鱗
而難者易矣

揚子雲評非作說難而在成于說難何反也曰說難
蓋其所以成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
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說人主而

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呂雅山評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說難大略既元

論伐匈奴書

主父偃

主父偃臨淄人元光元年及
徐樂嚴安俱西入關上書

果欲是筆
願上撰得
夜百請起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起句雄大便令人主有納諫意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
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
平天子大凱眾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
所以示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

王鳳洲曰

以書以悔
字作主蓋
因武帝穿
兵欲其德
秦而法祖
也

文中子曰
武帝秋風
辭其悔心
之萌乎予
謂答之者
突悔也

埃下又使

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
臣云先提必句作察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此下入悔字是昔
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併吞戰國海內為一
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
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
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
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
敝中國其心匈奴非亮計也秦皇帝不聽始皇不迷
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為境也固澤
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

字似英高
帝悔之相
聖見秦皇
不悔故又

快
前後兩漏
不所字皆
同而前云

又使天下
后云高帝
悔之與兩
句便異乃

秦漢所以
分也

洪武急于

十有餘年次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不
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

芻輓粟起於東勝瑯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二十
鍾而致一石起自東勝入瑯邪南海沿海諸郡皆令
轉輸至北河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

十斛斛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千糧餉女子紡績不足
惟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

天下始叛也此始皇不
悔之禍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累地
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

夫匈奴散聚而鳥散徙之如搏景影今以陛下盛德
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武谷果有平城之

征伐尚不
納汲黯之

語主父所
陳者皆其
上意與正

秦法非上
建立者必
誅死赦也

而武帝反
叔其入世
所以異于

始皇疾

未以得失
效驗欲動

闔高帝悔之此
應前迺使劉敬往結和親處然後天

下七千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
積衆動乎萬人雖有覆師殺將係虜單于遠足以結

怨汲黯不足以償天下之費此應上曰費千金
金句言無益也夫匈奴

行盜侵毆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
程積禽獸畜之不比為人此言四代
不伐匈奴夫不上觀虞夏

啟周之統而下循近古指秦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
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若則慮易徒邊

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與敵國交
通實利故尉
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此得失之

人主看到
必於豈不
感惜

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願陛下熟
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
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
見之晚也乃封
樂安皆為郎中

鄒東廓評史書以悔字立意窮武事而悔者存不悔
者亡有闕闕有照應全得孟子文法

林次崖評言句效之伐利害如指諸掌秦皇漢高二
事足為明鑒文字溫醇重厚質實愈嚼而
愈有味是漢初元氣復還之作非春秋戰
國元氣澆漓之餘賁也

鄒東廓曰
說古上戰

○○平古戰場文

李華

爭之苦陳
亡之條誠

浩浩乎乎少無垠莫不見入也夏遠河水縈帶羣山糾
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

仁人君子
所不忍聞

下獸挺立群亭長生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
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賦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

也故聖人
貴不戰而

夫齊魏徭戍荆韓召暴以則萬里奔走連年暴露言
千日而殫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

雜損曰
形容戰場

寄身鋒刃膺臆音過亦也不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
耗數無盡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

懷慘之情
溢于言意

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
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

言之至在色平水

三六

董分曰法
重心駭二
句其善無
雷士之怨

豎旄旗川迴組練楚子重伐吳組申三百被練二千注漆甲成組文練抱也法重
心駭威尊命賤利鏃也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

此言天時
若寒直說
懷添外

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
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林巢征馬躑躅行不

此言胡運
當與

假強胡馮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軍表付物雜用而載之日

此言戰敗
然且言其
大衆鼓襄
力尺以下
始詩言之

屍填巨港之岸宋史端宗景炎三年遁于崖山造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揚大戶

重橫攻士卒都尉親降都尉軍門之官也本朝有駙馬都尉將軍復汝

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

方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力折兩軍蹙兮半

灰央降筴劫終身夷狄戰筴劫骨暴沙礫鳥無聲兮

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

兮雲暮暮日光寒兮草短彫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

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李牧趙之良將也大破林胡

地千里遁迹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

在多乎周逐獫狁北狄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誦而

還飲至策勳左隱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和樂且附

穆稊棟棟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閔奈壽生靈

茅鹿門曰
長歌之哀
甚痛與
體即人情
殆盡諸之
似有非風
從窓隙入

以下言歷
代用兵得
因敘其
民生家室
之情及悲
傷之意令
人觸然

王維楨曰
歷述其父
母兄弟夫
婦之精以
見人不可
及何恩何
答之句尤
痛切入髓
通篇無一
閑冗字至
收歎數語
更精切

王敦曰此
傳論正

萬里朱殷殷注朱血色久則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
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蒼蒼民誰無父母提攜拯負
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手足誰無夫婦如賓如友
生也何恩殺之何怨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
將信將疑悄悄悄悄心自寢寐見之布奠傾觴
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雲悲形祭不至精魂何依
必有凶年人其淡離嗚呼噫嘻嗚呼余耶從古如斯
為之奈何守在四夷一曰無無意言
游俠傳序立其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于世謂之游俠司馬遷

而氣鬱

蓋份曰其
稱獨行君
子秉不苟
容則亦非
退處士也
蓋故為抑
揚發憤而
作耳
發能二句
游俠本
領
昔者虞維
包接上幾
局
有良後曰

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
主功名俱著于春秋春秋謂史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
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
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
食不厭然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
其行雖不執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
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存亡之生矣而不於
其能蓋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馬且緩急人之所時
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
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

史正太史
仲尼畏匡菜色陳蔡以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
然遭此苗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未遠乎其遇害何
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微其利者為有
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也王
昭礪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史觀之竊鉤者誅竊國
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
義又孤於世豈若卑論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
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此
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
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
子事

此權量方效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
信陳客之義又曷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
近世延陵孟嘗春中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
藉於有上卿相之重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
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至
如間巷之俠修行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
難耳然儒墨皆排擠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重威
不見余甚恨之以今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
孟郭解之徒雖時好當世之文罔然其秘義惡繁退
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此

此數段押
揚項挫大
有光聯大
有力量
歷數春秋
諸公子以
其有所資
藉雖資不
足稱正膝
取即相語
向是此篇
首章
倪思曰延
陵吳季札
也太史公
作傳其不
也

此權量方效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
信陳客之義又曷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
近世延陵孟嘗春中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
藉於有上卿相之重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
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至
如間巷之俠修行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
難耳然儒墨皆排擠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重威
不見余甚恨之以今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
孟郭解之徒雖時好當世之文罔然其秘義惡繁退
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此

名者必其顯者若也
或曰季禮
豈游俠也
乎曰太史
公既重游
俠必後名
人以尊之
若負道接
于責也于
責既入負
原季札獨
不入游俠
乎

周設財後貧豪暴侵凌孤弱欲自快游俠亦醜之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獨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
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焦漪園評

既說御曲之俠又問巷之俠又匹夫之俠
節節不放過要見難之又難以此直至行
當立之文則與豪暴之徒反覆而愈明

凌約言評

禮序旁引如曰有足多曰非苟而已曰賢
豪曰曷可少曰是為難曰有足其所以
取游俠者小而足可謂究曲矣

○說商君說

趙良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

商君從水
立信至食
中盡無柔
信詐取三
重信安在
我道良誘
諛輪忠彼
原知之至
于游旅不
亦寒信矣
夫

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是也言從此人今鞅請得交
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
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六夫賢趙良曰亦羊之皮
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
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
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未子果肯終日正言
鞅之藥也鞅將事于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六
夫刑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作而無資
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以之
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

呂東萊云
亦有詞藻

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郟國之禍發教封內而
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歎以聞
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
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於
後世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
不相杵相助也歌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
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
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黜太子之
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
於命教謂商君之命也命謂秦君民之効也捷於

此下一切
庶商君本
德又一一
及五殺大
夫

一種屏見
人則交其
前足而拱
謂之礼屏
亦或謂之
拱屏

今上謂教之今君又左建外易以左道建
命今謂君之教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繼秦之堂氣
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遯也
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
矣君又殺祝權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
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
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駮乘持不而操闔戟者旁
軍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
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
十五都灌園於郵勸秦王顯嚴穴之士養老存孤教

以段又變
以法不用
非所以字

恐以教事

亦不註救
太史公咎
其不師趙
良之言過

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
龍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臣子不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
批亡可翹足而待商君

鄒東廓評 史說敘事有體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閑
鎖謹嚴秦漢文亦不多得者凡作論可以
為法

唐荆川評陳商君罪過處烟波千里勸商君遜位處
九弄筆中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焉獲捷言慶心

先借馬力
者以為獸

王在貝云
分明是借
獸為喻不
敢斥言博
浪之性是
好議論

上以相忍
之共以道
論之

敷陳有法
月止有聲

期孟賁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史記秦

力士烏獲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
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說死勇士孟賁水行
不避蛟龍陸陸行不避狼虎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

之獸駭不測之地謂不意而命犯屬車之清塵大駕
言青尊之意也輿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

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蓋為難矣括拉推是胡
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

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道
而馳猶時有樹板之變樹馬勒也板駟馬曰長樹也

必止况乎步豐草騁立墟前有利也猶貪獸之樂而內

敷陳有法
月止有聲

○十五

於言

圖諺四句
尤有力

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
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
益明者遠見于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
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
坐不垂堂垂也也近堂邊恐其墮也此言雖小可以
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鄒東廊評以書曲盡田獵情狀文勢起伏意思宛轉

林次崖評直諫婉諫二者交盡相如之文矣其近理

○○上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斯開秦之官吏竊以為過矣以為過矣

茅鹿門曰
只舉其國

故事更無
改得組織

能廉而意
獨至十年

以來絕又
者

昔者繆公求士昔秦繆公求賢士西取由

余於戎由余西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百里奚秦人入

繆公迎蹇叔於宋蹇叔宋人來邠豹公孫支于晉邠

公孫支皆晉人此五人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皆

人非秦國所生而并國之士逐霸西戎非秦國所生而

孝公用商鞅之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移風易俗

民以殷盛民以殷盛國以富彊國以富彊百姓樂用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舉地千里

開州郡至令治疆開州郡至令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惠王用張儀之計

拔三川之地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西并巴蜀

唐荆川云
不產于秦

句是作斷
末下面方

好折他

強秦誠痛
讀文應然

張儀拔三川之地

中間多用
伯西戎至
六國從散
會諸侯等
吾以欲動
之

以上諸意
已及向使
四君效語
又隱藉上
文而獲說
之益見容
不可逐文
字最有關
關

北伐上郡北地郡南取漢中南并包九夷并九夷制
鄂郢鄂郢二邑東據成臯險東據成臯之險險東之地割膏腴之
壤割膏腴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向事秦魏六國約
從以制秦張儀以張儀以張儀以功施到今強盛之功昭
其從使六國皆西向以事秦昭
王得范雎昭王得魏廢穰侯穰侯逐華陽穰侯魏冉也秦
逐也逐也秦疆空室杜松明杜松明杜松明食諸侯同如
使秦成帝業使秦成此四君者惠主昭主比自以
客之功加由余張儀范雎張儀范雎皆外國之人能立功下秦由
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內使四君客何負於秦卻客而不納而
納納疏士而不用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

反覆痛快
深詩作文
之法未可
以人察言

唐荆川云
吳王于不
產于秦相
歷此下意
有三段文
有三段

揚道實日
句法有練

無疆大之名也是使國家不得富貴今陛下致崑山
之玉崑山之玉岷山之嶺有隋和之寶珠取于江南珠取于江南服太阿之劍太阿劍名乘纖離之馬纖離
如明月之光如明月之光名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為鳳飾靈鼉之鼓鼉大魚也
擊輕明重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悅之何也
產于秦與五子不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面面而趙國之
有無無精精則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非秦產不可
以飾以飾軍象之器不為玩好外國之犀象不而趙國之
女不充後宮駿馬駿馬駿馬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
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不不所以飾後宮充下陳

揚道實日
句法有練

三民一意
反覆而語
不相沿益
見精采後
在文人言
得前世家
鄭衛桑間
又又以音
樂明之所
謂隱而風
之主雖暴
必容者此
誦語激勃

於秦然後河則是宛珠之簪
宛地之珠飾于簪上 傅璣之珥
傅璣之珥
附者于耳環也
阿縞之衣
齊國東阿縣之縞帛為精 錦繡之飾
錦繡之飾
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隨風俗變化 佳冶窈窕趙女
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扣在彈箏拊鞀
擊水甕拊鞀
器繫而歌呼嗚嗚快取者
嗚嗚然而歌 真秦之聲也
鄭衛桑間
鄭衛桑間 韶虞象武者
韶虞舜樂象武周樂
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
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取其快心意于前娛耳目之視聽而已
若是者何也設問順說反說又倒今取人
一轉不覺重疊只一句應結上文愈覺精神

一言有方
斤之勢
茅坤云奉
客有聖王
所必諫者
况逐乎華
傾險愆口
苦一變而
靡清之以
復先王之
伯以大聖
可作為而
王非其人
也竟為李
斯所成以
毒天下
秦用客之
言非客之

則不然
轉歸逐 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
者逐
非秦人者去之來為客者逐 然則是所重者在
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
內
兼并 制諸侯之術也
以結有無 臣聞地廣者粟多
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
成其大河海不絕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
故能明其德
君能容衆乃是以地無四方皆王人無
吳國皆王
四時克美 鬼神降福
鬼神降福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資益却資客以業諸侯
使與諸侯 使天下之士退而

害也

友上許多
意思何等
從容

不敢西向暴足不入秦則述不此所謂藉寇兵而齎
盜糧者也資寇以兵申而以夫物不產于秦而實者
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此四句總結一篇之意
見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
於諸侯逐客以自求其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右紀事

李斯楚人西說秦拜為客卿大臣建言請
侯人來事秦者皆為其主游間于秦耳請
一切逐之斯乃上書始皇省愾除逐客之
令復李斯之官

鄒東廓評李子投人主之欲設喻進諫而詞氣精采
無一字懈怠別是一種巧思學者熟玩以
等文字統能打破得以等閑視過人遠矣

樓迂齋評以先秦古書也中間而三節反覆起伏畧

加轉換數個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
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
語乎

真西山評只就逐客一事生枝生葉反覆頓挫自無

限態度無限精神如韓信用兵運智出奇
尋常不可億度真秦漢間第一等文字未
易以入察言也

唐荆川評觀李斯諫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
人松柏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

在君所釋耳于思孟子亦當時之客也如
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〇〇諫吳王書

枚乘

漢書曰吳王濞謀反
王進謀亦
之化而
不跡出事
情而長喻
遂譬曲尽
利害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不過百里上不
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存王術也故父子
之道天性也以父子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
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主少
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段夫以一縷之任擊于
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

安危難易
四字條陳
利害明白
痛切竟不
能回吳王
之惑者利
令智昏也

猶知其將絕也馬方駭駭而驚之繫方絕又千里鎮
之擊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
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段必若所欲
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子反掌安于泰
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大由無窮之盛樂乘萬乘之勢
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乘邪之危乘上
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段人性有畏其景而惡
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
滅迹絕段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欲湯之乘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

以為內理
安走不休
樂力而死
不知慶明

直德秀曰
福文二句
以下皆言
不福起于
細微以福
矣王真天
下名言且
禍福字比
上安危字
更痛切

王慎中曰

災而已又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五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六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七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餘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八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又過石稱丈量經而寡矣九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可撥而絕手可摧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十磨礱底厲不見其損存貯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死四有時

一篇談論
到未愈竟
精神而不
見其指有

而大積德繫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十一

章惠伯評此書引喻多引事少意在言外雖逐段看

去重重疊疊不又強為聯屬與說中書同

體概多下耳耳

茅鹿門評篇中或長喻或空譬凡十有四五勢若沛

江河聯若貫珠壁讀之亦能動人然文体

少及矣

○○論神怪

谷 永

地句托天
地方物立
說便見宰
術正外

吳良先叙
左道幻術

茅鹿門曰
秋左道者
耐倡黃冷

之說自謂
仙術未始
以好人日

之米後云
母令好人
看以藉朝

者波其邪
色腹中
則不致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感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皆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

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僂人服食不終之藥這與輕舉然望心倒景在日

上反從下照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見崑崙九丘上有縣故其影倒

門天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異氏風角五德東方申南

戊種五色禾於與山右無齒言其長壽化黃治變化

此地而耕也道家言丹堅米潭溺方士訣以藥右

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云人

水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涼濡甚也身中有五

見
六句弗尺
奸欺之狀

諸侯愈叛
及身辱囚
危數吾有

頓挫皆是
藉以恐喝
成帝

茅坤云漢
武苑意求
仙至以愛

女妻方士
願儲之極
承年乃悟

曰世豈有

漢元封二年

漢元封二年

偽以欺罔去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濫

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

絕而不語昔周史苴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主會

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

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

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僂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

齋童男童女入海求仙采藥因此不還天下怨恨漢

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御樂大等皆以僂人黃冶

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

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祭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

漢元封二年

漢元封二年
李少君以祠室通却光方
見古書之言祠室則
致物而神可化為黃金
元封四年方士文成將
軍少君伏誅

仙者節食
服藥差可
少病耳興
論甚確

一微最緊
閱昔劉潛
大有詩云
但聞方士
騰空去不
見童男入
海还即是
興意

際燕齊之間方士瞋自扼擗中後節言有神僊祭祀
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
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王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
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漢史謂武
心術足中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
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
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
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也元帝時坐
使象承上印綬使象承上印綬
隨宗學隨宗學
右紀事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
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於上林苑

中長女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公
求說上帝書其言

鄒東廓評此篇首叙左道蠱惑之幻術次叙歷代偏
信之禍害反覆攻刺崇正闢邪務引君子
當道不特文章之工也

胡思泉評谷永發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故列於
此以求之學術謙論倘能一心帝室而不
私黨王氏維劉氏不及大節既屬他美莫
贖惜哉

續文章軌範批評卷之三 畢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註釋卷之四

東廓先生 御守並 批選

漪園先生 集 吟 評閱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註校

小心文

〇〇法象論

徐偉長

事應四日
一其柄以教
為主旨頭
含者詩多
敬的意原
全不密一
敬于作論
員得此法
甚佳

天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真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主制之禮也為冕履不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聳之欲其尊也欲其寤也為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

諸君子可
畏痛切
所謂畏大
人者即畏
德重
也
望之君子
也
子足以當
之
文身聯上
銘之可法
必畏論西
極之當快

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
君子者無天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
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
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
驕詩曰故慎威儀惟民之則君夫情其威儀玩其瞻
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
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
而不思其所以焉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生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
存乎孤獨失微者顯之源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

聖方說
田一教字

羅景瑜云
歐陽公問
一僧曰古
之高僧有
來去僧安
者何如曰
古人念
在定善臨
終安在而
亂世說却
是正理如
夏眼結纒
之類皆是
平日得定
守淨券洗

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
隱救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鬼宜施于中林
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
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願命之舞季路
遭亂正冠結纓而後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
刃之難猶不怠敬况于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
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
誕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誕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
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驕也雖朋友不得而狎
也是以不愠怒而致行於闔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

聖方說
田一教字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故能不失
乃亦敬者
徹始徹終
之學

終鑄成典
自成一家
諸論

安大段歷
叙教以道
福詳以取
適身其當
敬

卿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四夫之臣猶然况得志而行于天下乎。唐堯之帝名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裊敗之所由也則有嫫媧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墓肩陳靈被矢於戲言間即造逆于相詭子公生絃於嘗齋是故君子屈身也謹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敷以汝君子之交入也歡而不懌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

臨終尤不
敢忽果是
不可頂也
離

求良復叙
敬肆分而
吉內因之
言言不可
不敬

弟臨明曰
列末愈有
光敬愈有
餘波起前
而意思收

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其絕交其誤畔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以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飾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餘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覆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却華以微享徵亡其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天明招亂遠敵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衣喪家子展以蚘蟲昌族君子感凶懷之如

天三使曰武容史是賜書
侯命受玉情也 告三日
昔何其後也 禮國之
禮則不行 則上下
得公復若 禮則上下
若厥叔 叔安子日苦成
之子 苦成子日苦成
白子 傳世也 日 銀其
之 敬相 禮也 禮也
民 召 禮也 禮也

子辰後趙孟頫名南字
子震詩曰王師可畏哉
之將出賦既醉以美世侯
曰此詩之有後於楚國也
哉此詩命不其哉

足得十分
神現言德之如與故立以磬折坐以抱鼓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視不離于結檣之間言不越乎耆者之位
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你事有方
動靜有常師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鄒東郭評
吳篇善論精整詞氣俊揚且瀟灑以教為之
秦漢以後儒者論著鮮及之者故選錄為

後學珍式云

許穎陽評
敬為書中第一兼詎可少此等議論且其
出入經典語據本詞羅網前番參以揭見

遂成一篇好文字

茅鹿門評
偉長之文不多見得此一篇殊為快然見
又評意見卓絕講論該博場中詩以自當懸卷

○○王命論

班彪

首敘帝堯
立個根脚
所以下去
說列氏承
堯之祚反
與議論以
折服好權
之心

及論帝主
之與以申
前意致得
差

正受致與
參見

首在帝堯之禛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
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
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禛代不同至于應天
順久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去著于
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
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
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如
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地所歸往未見運五
無卒功德不紀而得祿起在興位者也世俗見高祖

以處方雲
一命字樣
多亂臣句
得作論大
意
引補痛切
歷叙數字
死成以証
神鬼志命
之說宜令
人飛來迎
運

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適暴亂得奪其劍許說
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
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
鍾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蔽擔石之蓄所願不
過一金終於轉歎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
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
罹厄會竊其權柄鬼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
卒間鑊伏鎖烹醢分裂又况公麼不及數子而欲
奸天位者乎是故為蹇之乘不馳千里之塗燕雀之

又引喻收
前段意

此段兩字
匹婦之知
余者以調
豈可謂惡
至之談畫
之不帶亦
解矣

不奮六駟之用案枕曾梁上之林不荷棟梁之任
斗筭之玉不秉帝王之重易曰豎抗足覆公餗曾梁
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
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知
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存必歸嬰從其言
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
將興也是時咬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
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
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
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

勿法勤換

次字安頓
得存微有
敬者意

以至成帝
禁也叙高
祖有兵王
之德心上
必有明平
願齋之德
教誨

致探祠福之機。全宗志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
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
陟。毋知與審。此二者帝王之分矣。蓋在高祖其與
也有五。一曰帝光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
武有徵應。四曰堯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
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
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起
揮洗。捐酈生之訖。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謂洛陽
祖來都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陣。收
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

若延至非
人力也叙
帝有兵王
之德心上
必有明平
願齋之德
教誨

條陳利害
總收上意
而波瀾登
出錦秀筆
目正所謂
洛陽三月
春亦錄多
少工夫

以成帝業也。若延靈瑞符應。又可畧開矣。初劉媪妊
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
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擲券。呂公觀形而
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
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不
校。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繼帝三
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兼切斯位符瑞
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郊不量力。內不
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
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寤長若禍戒。迨然遠覽。淵然

海成
四卷

以上語其
判以爲勿
度我而望也
然議曰真
器終不罷乃
避地于河西

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說
觀聖逐鹿之誓說
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謂不可
則福祿流于子孫不祿以其永終矣

鄒東廓評

此篇既在
段文字中
思窮慮者
讀時記及
識其妙

李九我評

此處通儒
嘗即以歸
漢動融又
公之命轉
漢之龍興
能范史贊
曰竹不喻
方言不失
正仕小急

三句是一
篇大有以
論有

又釋微字
含一為言
思

先把利害
兩字論列
起聖人之
知机者下
去九許多
轉折許多
總

藏個机字
不露

○機論上

馮用之

進貞不虛時
斯言得之矣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太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陷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陷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達之。知利而不知害，知去而知就，其唯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間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

此篇論机
字只是机
的句意到
此方說出

机神字即
上机者微
也微字意

机次崖云
以堯舜周
公為取聖
之機固非
正論然机

來乎百鍊故天之發星宿為之移易地之發龍
蛇為之起陸人之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用也
勾踐以之克霸無極味用也楚國於焉殄率至武斯
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越時為用苟悖於義則悅隨
者寡未逢於時則虛其事機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
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
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
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
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
也秦越之疏贏氏舍於申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

机字說得
活亦是將
無作有也

机机字活

机机論為
君者當夫
机西論同
字机切

机机以下
似個尋常

丹朱而棄舜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
舜忘天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
矣周公雖管蔡而不戮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
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
霸王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
為國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
我豈當不悅乎講為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
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
則天下皆親不歌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机是機也
我以天下為親為子天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乎夫

論語然以
毋論治机
痛切

前面乎平
論理必处
矣然引証
此有精承

與君論
臣当失机
厚君潤国
而意自是
奇偉

論語自謂

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
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
愛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
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
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以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
而亡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
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
君其薄之於民其怨之於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
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
也贊侯處位而舉准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壁而

信厚勿厚
君之異潤
家潤國之
別說論正
當文若歸
承接處把
道字对机
字又生
議論

以段又以
時字替机
字翻出許
多說論文
初圖轉可
法

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居
冠卿生逐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
伊滅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曠之謂
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彙
倫攸斃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德兆塗炭侯周武武
季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
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
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
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退
其時則有利伊尹于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跡

有氣力有光

何句有相

的讀之如層波疊浪愈充快人心目

前面許多

謀論亦蓋有安二段

借青相繼然為持抗得相之証筆自滾下

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

時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

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

錯所以視誅也退不相時則相白起所以伏劍也取

不相時則招客許代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親

也語不相時則貽辱薛冶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

誘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

得其機則仇讐變為腹心况其息者乎失其機則罪

親反為勍敵况其疏者乎齊桓用讐能盡管仲之謀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其臣下之望國之

此如如江

河有巨塊

得安一障

否則隨瀉

死收以矣

甲上大人

竹之則合

于道可

安機字与

機機机智

之机不同

與二段判

淨有善酌

甲上細入

竊之則階

于乱句

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所及掌一與

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哉或曰老氏云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

耶哉非智耶答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

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正有功成不居使

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而享大澤不知帝力故為國

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

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

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

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以之言蓋抑揚之旨也且

收束致句
以六經前
史為用机
筆衝又是
警策示人
處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六仁之仁豈非機也國不

用機則克永立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

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

哉

御東廓評

此篇雖非唐文之精者然發明機字透徹
篇內三十餘机字讀者不覺其煩瑣室中
得此亦發
科之文也

唐荆川評

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
此作亦有一種奇思可與東野序參看

王鳳洲評

蓋此二句即所以經緯天下而織絡人事
者也至末問答一條意思何等周悉却又
贊出洋洋六句數句文之變幻者無過此

李性學評曲盡文章變態之妙

李九我評

此篇文字錯綜愈讀而愈可喜中間議論
周至處令人莫覺不覺

○本論

六一居士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輒破而愈堅撰

之味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

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

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

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

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

以去疾之
道喻去其
病是妙法

此二句最

王垂貞曰
物先腐則
生人先
疑則誤入
所謂乘其
廢缺而來
妄有失之
言也

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
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
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此言三代及三
代表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
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
患之本也此言患所由入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
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
之勢也此言去患之本真堯舜三代為政設為井田
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
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役以督

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

然又懼其勞且息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粢酒
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畊休力之
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
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效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
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
使知尊卑長幼九人之大倫也故九養生喪葬之道
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來而文焉所以悅之使
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
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

數相四字
順字包誘
空即所謂
也發明三
代禮樂之
教皆有亦
兩字下然
猶懼數字

見防民之
周誘民之
舊所以民
不暇乎其
他而佛无
自入

即前所謂
不暇乎其
他意故佛
无自入

如。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錄。為。時。相。
告。語。而。勸。誘。其。愚。情。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
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
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治。浸。
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面。
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
聞。且。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
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自。而。入。者。謂。有。
此。具。也。以。段。東。上。王。政。修。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明。則。佛。無。由。入。意。
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

世段見治
具不修防
誘不用又
有倡而取
之者幾何
不香而為
佛也

貧民有餘
力以下議
論最確

言佛法至
是始盛一
轉尤有氣
力

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
于。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
壞。井。田。最。先。廢。而。蕪。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
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
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為。他。其。良。者。氓。然。不。見。禮。義。
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
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
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况。王。公。大。人。徃。徃。
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
歸。為。此。段。申。上。三。代。衰。王。政。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鉅。則。佛。始。入。中。國。意。

世段見治
具不修防
誘不用又
有倡而取
之者幾何
不香而為
佛也

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
 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此幾句正是兼上其下者
 者乃發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
 詭修本意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
 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此一篇主意昔戰國之時楊墨交
 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
 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
 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
 之效也得一句兜今丈夫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
 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
 勝之一字終不若孟
 手云經正則庶民與
 斯無邪隱矣斯無字
 引証得好
 至意安頓在雙方有
 著落

就通論蓋經正則自無也
 到以始露
 孔義為勝
 佛之本意
 即取拾上
 支古人文
 法多是如
 世輕快

壯校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
 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義形于色非徒不為
 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
 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
 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
 禮義則勝之矣以自然之勢也

鄒東廓評

作文須尋得頭腦意思端正然後構詞鍊
 句斯工於文者也歐陽子得此法交正文
 體從孟子正經上發出許多議論非有的
 見者不能也

林次崖評

有來佛教得行于中國因王道之衰規
 成周盛時民二十以上俱受田游惰者有
 罰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自卿大夫至間
 胥歲時屬民讀法詩表左道者有禁當是

時佛法何緣得至中國今欲去釋氏而不
行先王之政雖堯舜禹湯復起亦未有能
者歐公之論不為無見視原道穴其人火
其書廬其居過之遠矣兼理正當自是人
間不可少之論也

茅鹿門評

韓之原道歐之本論均涉孟子經正一來
揮開揚許多謬論而立言正大凌所千古
足以文其軀並駕蘇東坡曾謂韓如美主歐
如精金韓如天馬歐如駿驄合二篇而觀
足明被公之巨眼矣

王鳳洲評

以篇推明唐虞三代之治與周衰禮廢之
弊而終之以修本以勝之可謂究源探本
之論直與孟子子卑楊墨同功而氣質氣虛
一喻尤為對症發藥妙手

李九我評

歐公以作雖不見可喜可愕奇怪動人而
裁鋒傲錯翻光含彩陳是非利害鑿鑿以有
稱余酷好歐文問亦模擬其似而庚生

談亦冠京闈場中有評其絕似老歐者乃
知模擬工夫亦微有斯即之步然諱諱公
之闕與則或末也

○諫論上

自註云賢臣不時有忠
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蘇老泉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

諫孔子曰

字坤曰姑
死論紀疵
反以術字
翻一篇文
字最是筆
力稿處益

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恐其諷諫乎
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主淫益甚茅
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

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

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
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存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

如以辯駁
是措得片
兩文字

受處一照
就文精神

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者
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美術而
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
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
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
恠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
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
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
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也觸龍
以趙后愛女贖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

大軌世德

茅鹿門云
因事納忠
以五決亦
是正當議
論道打頭
一樹空坡

茅坤云
論詳悉句
法森然自
是老李手
段

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
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
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
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
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
富貴餌閻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主
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年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
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
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主偶
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

詞成五彩
巧奪天工

孫子兵法卷之四

轉得便故
無根

正下正言

足以成功
意

奇字安之
回碩

把途千儀

秦作個狀

掉何等雄
健長萬人
敬也

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除設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
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
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忌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
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動立
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
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
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
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
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
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境今日夜為樂伍舉入諫進
隱語曰有鳥在干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
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秦太
驚入奉退矣吾知之矣屈瑕曰深益甚○后與
繆毒通始皇誅毒還太后諫而友者二十七人第
焦諫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也車裂假公之
撲一弟迂母于雍秦戮諫臣令天下聞之蓋毛解
無繆秦者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堂手按之
迎大○秦攻趙士求救于齊士欲以長安君為質
后歸○兵乃出太后不唯左師觸龍見太后曰老
臣竊謂后之愛燕后甚於長安君曰燕后曰若
長安君之甚右師曰觸龍之送燕后也悲其遠亦哀
之矣已行非燕異也祭袍必祝之曰必勿使反豈
非計也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於今媼尊長宗君
之位封以膏腴之地不及今為功于國一旦山
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哉故以為愛不若燕
后太后○秦使張唐往相與共謀伐趙唐不肯行
曰諾○甘羅見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曰不

文章
四卷

如甘羅曰應侯之用也秦執與文信侯專曰不如
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唯之去咸陽七里而
立太子也即今文信侯自請相相燕而趙王可
不肯行臣不知何所成也夫張唐乃竹臣為燕
軍所得囚之欲與分趙地乃歸王使者往燕轉殺
之有勸養卒請往說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
人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其王耳養卒
笑曰君未知兩人之欲也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
燕殺之而分趙自之持以趙尚易燕况以兩賢
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乃歸趙王
田常作亂移兵欲伐魯子貢往說田常曰吳強
魯弱不如伐吳田常忿然作色子貢曰夫憂在
內者或強憂在外者或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
封而三不伐者大臣直不聽者也而徒或勝以驕
王被國以尊臣求以成大事難矣故曰不如伐吳
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
攻下無民人之過孤主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成
別齊者唯君也常曰善○公謂楚昭子曰西周之

地不遠百里各為天下共主而攻之者各為封君
然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狗勝而
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
攻之必萬倍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臣代之
傳器器南則兵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為
至矣楚乃止○帝曾仲連往見說曰秦棄禮義
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帝則連有東海
而必耳不顧為之民也且吾將使秦王烹醢梁
新垣衍快然不悅連曰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
之禮以號天下又使女子嬰妻為諸侯妃姬梁
王安得宴然而已乎衍再拜曰乃今知○營陵侯
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劉澤高
祖茂良策呂后時齊人田生游多資以畫干榮澤
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令主
子來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屋數月田生說張
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為王恐大臣不聽卿何不風
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萬戶侯亦卿之有張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賜張卿千金田生因說之
令言于太后先封劉澤張卿 辟陽侯幸呂太后
入言之乃遂立澤為卿 卿主 人或毀辟陽侯于
惠帝帝欲誅之 辟陽侯急使人往見平原君朱
建建乃求見惠帝幸臣閔籍儒說之曰辟陽侯幸
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諛欲殺之今日謀侯早
日太后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于帝出辟
陽侯太后必喜君富貴益倍矣 梁主以殺袁盎
籍儒從其計果出辟陽侯于獄 故帝使人責之
王始謀友鄒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諛及梁事敗若
王恐誅乃往謝鄒陽令求方客解罪于上者陽徑
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請曰今袁
盎事即窮竟深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拂愠切齒側
目必貴臣長君危矣誠能為上言之得無竟梁事
太后深德長君長君之弟幸與兩宮金城之固也
長君乃入言 蘇秦說韓曰蘇諺曰寧為雞口無
為牛後今以大王之資挾強韓之

兵而有半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 王按 范睢見
刺大息曰寡人雖不自必不能事秦 秦昭王
得王獨有太后讓疾耳欲以威怒昭王王聞之遂
延迎謝雖屏左右王跪而請 卿生謂沛公公方
問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倨牀使兩女子方洗
足而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
率諸侯破秦也必欲誅無道秦不須保見長者沛
公轅洗 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使涇陽君為質以
謝之 求見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日代從
外來見木偶人與士偶曰天雨子將敗矣士偶人
曰我生于土敗則腐矣土今天雨流子而後未始
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知有不
得還君得無為主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〇
楚人有好蚌以弱為強者 加雁之上者願竊王召
而問之對曰與何足為大士道也昔一王以弋道
德五伯以弋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為弋以勇士為
繳時張而弋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

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齊
非特見雁之實也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二
人隱居不仕嗣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夫亦三日而
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
曰野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
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以求也願使又
札之相國皆
以為上賓

鄒東廓評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典實如老

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誠此妙訣下筆自

為駭俗

姜鳳阿評持說客之術以補夫子訓誨之論亦不免
於縱橫之病然亦是下說

觀過知仁論

蘇東坡

以功形近
引來最得
大旨即是
猶自意
難知立論
自是規過
知仁正印
與良全學
莊子九徵
所法
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
可知也蓋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
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
作之無以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
為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
著龜此何道也故彼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
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密
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殽得趙衰郭泰
宗以破甕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

申上與仁
文與仁

同功
是二篇本
未二致勁
接簡功有
萬鈞之力

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
蟠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
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放麇
遠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

晉侯問寺人勃鞞對曰昔
趙衰以壺飧餓而弗食故使處原
郭泰惟而問之對曰離已破矣願之何
蓋泰知其德性勸令若學遂知名當與
使秦西也持婦
而號也非忍心而
殺之孟孫婦求慶安在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不
忍而放之孟孫怒逐之居一年取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
曰西巴有罪于君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
麇而不忍又何况
于西巴乎可以托國

鄒東廓評

以篇明學理全不蹈襲一字當與九段
直骨較是動拔文字

孔子從先進論

蘇東坡

學士院試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
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
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疆其國者也有
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
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
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疆國而能霸者
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

其坤云始
進兩字一
篇主意
却把破意
剖判得好
三欲字發
明破題字
眼是論事
議論亦確
李廷机曰
伊尹下手

便欲王欲
伯所以見
缺之三說
為欺君

呂東萊曰
有他鋪張
事實處恐
有力量

炳山商鞅

也其心固曰彼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
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
度伊尹也君子疾之丹諸要錄伊負其必王湯謂負
鼎鼎之有于於湯也說者遂指
為以滋味說湯乃管仲見桓公於繫囚之中其所言
是借聖以自文耳
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
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後說下無卑論古之
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
鞅見孝公言事良久孝公睡弗聽鞅曰吾說以帝道
不悟矣後復見公未中肯而罷鞅曰吾說以王道而
未入也後又見公公與語不自知其膝之甚矣鞅之
前於席也鞅曰吾以疆國進君大悅之耳甚矣鞅之
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

勝肝令也
心懷

呂祖謙曰
以句尤絕

事鹿門曰
雖不類朱
註然把孔
子意思說
得個圓
活亦見
合一意見
各一机軸
文法可取
為則

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
為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
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畧而每見輟變以徇久乎
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
到必孔子徒先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
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
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
少賤焉者知其始於少賤而其漸必至凌遲而大壞
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垂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

此意幹旋
得好

子獲之評
尤覺得興
題意整切

好議論

三坤云將

之禮樂猶方圓水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
其不合必矣是以人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則
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
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
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
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
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
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
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
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

收斂處有
許多曲折
所以前輩
論文謂看
入文章全
在散場時
有不窮之
趣方是作
手此被公
為詞實第
一處

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
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入乎至于人君亦然將用
是人也則黃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而責成焉其
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在之君子其進也
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衛
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
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
君者也

鄒東廓評此論有論破論承論腹論尾絕似科試程
論學者只熟讀此篇取青紫如拾芥耳

羅景論評莊子之文以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

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先進論文字

橫說豎說唯意所至後辨痛快無復滯碍

斯為古今談論之傑然者

葉水心評此文架虛行危縱橫變幻真得蒙莊之趣

姜鳳阿評此論雖與朱註不合然其理各有攸當

身鹿門評此文若黃鐘大呂不作鐘錡細響

續楚語論

蘇東坡

屈到楚卿
屈湯子
夕也屈建
屈到子

屈到嗜艾也有疾召其宗老家臣曰老宗老為宗人者而屬之曰

祭我必以艾及祥也宗老將薦艾屈建食去之君子

木也

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心絕

其父將返之言且禮有察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子木去艾安得為道甚矣柳宗元之陋也子木楚卿之

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父如事生况於將

返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死不

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莫於

路寢不於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啟手足之言不

敢不効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

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

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子孟僖子卒使其子學

三子訂補
切

王荆石云
好議論

四句斷破
即子妙手

蘇東坡

此段總所

身坤曰玄
思辨語勤
破手不心
事即手不
亦言欲在

思
是坤云文
是一種奇

此數句王
是其不虛

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
主極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皆
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教氏
相世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必不在民而口腹是
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
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為
此乎故曰是必有天不慈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
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嘗
嗜芋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毋效
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

而道

此段以其
大之陋破
思其明樂
意又引曾
元宣子二
事以美子
木

正詞鋒
長之際常
待柳手心

是義去十
九年

命耶今存艾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陋
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也曾子嘗疾
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之
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則曾子為存子
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簣于病葦之中為不仁之甚也
中行偃死偃視開目猶不可含口不可范宣子盥而撫
之盥手而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大夫稱主曰我事荀
子猶視不食于心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
齊者有如此河時代齊未成亦故懷子乃與嗚呼范
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

是襄公八
十三年

未引藥石
以美于木
柳柳于精
神百倍

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
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左傳疾孫子曰季孫之
惡我疾石也美疾不如以捨得好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
疾之美于木之遠矣命為藥石也哉

鄒東廓評字字句句全用左氏文法而意思層層不
惟說出子木心事而人予追思其親之禮
庶盡之矣

姜鳳阿評屈建去愛柳子非之見非國語書第六十
二條柳子自言此書以明大中之道而後
世有新子者無憾焉是固不恤坡公之議

也而坡公論之盡精當如是觀送文暢序
則韓極詆柳觀論史書則柳極詆韓今觀
續楚語則蘇又盡詆柳此正文人詞鋒競
長之際學者尤當於此潛心焉

胡忠泉評屈建亦忍人訖到嗚呼無害于義祭而存
之不忍本也曷忍去之况屈到不以愛
而遂廢其羊屈建當以禮而兼致其情何
忍心若是耶柳子殊之宜矣蘇子謂其有
大不忍者果信然耶

酷吏傳序

司馬遷

董份曰前
以孔子若
氏發端故
以聽訟二
語復明其
說以太史
公臨應知
文字之易
見者

師古曰破
解二句謂
去刑刑而
沒簡易抑
所為而務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
信訖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甚極也上下相遁
道避也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於不根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
沸非武備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
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久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
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斷離而為杻
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繁民又安

敦厚也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
在嚴酷

湯賓尹評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
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本綱說到姦為
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為欺而無情實故
至于不振及以時非酷吏林止安法愉必
頌之快語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

論志

朱伯賢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
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
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於立志志一則心不二志定

一策總領
教有應首

此引教節
甚好且詞
法勁健

此下又說
二段志意

此言志之
失者

句法頓挫

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齊志其可不尚乎伊尹志在
致君卒肇商祀張良志在報韓卒成漢業鄧禹志垂
竹帛卒興南陽秋仁傑志復唐室卒權借周之數子
者志立於事為之先志遂乎功成之後非志前定其
孰能成益天之功以信天下後去乎予聞志仁義者
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執廣在視未
所志何如耳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
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趨一
定物莫能動導莫得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
弗移齊魯之勇弗奪也其矣志之係於人也夫矣故

此言有歸
來

古君子之觀入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託小大遠
近斷可識矣

鄒東原評以篇文簡而意盡可以風人之允作者

張洪陽評

簡短之文一難于盡意二難于精采三復
難于警健四作詞意周盡而光采煥發有
項挫有起伏有波瀾而整景勁橫處亦有
評餘曲折之態真作手也

續文章軌範批評卷之四 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457